

聊斋佚文辑注

蒲松龄纪念馆 编

盛 伟 辑注



聊斋佚文辑注

蒲松龄纪念馆

盛伟辑注

齐鲁书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聊斋佚文辑注

蒲松龄纪念馆

盛伟辑注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6印张 1插页 158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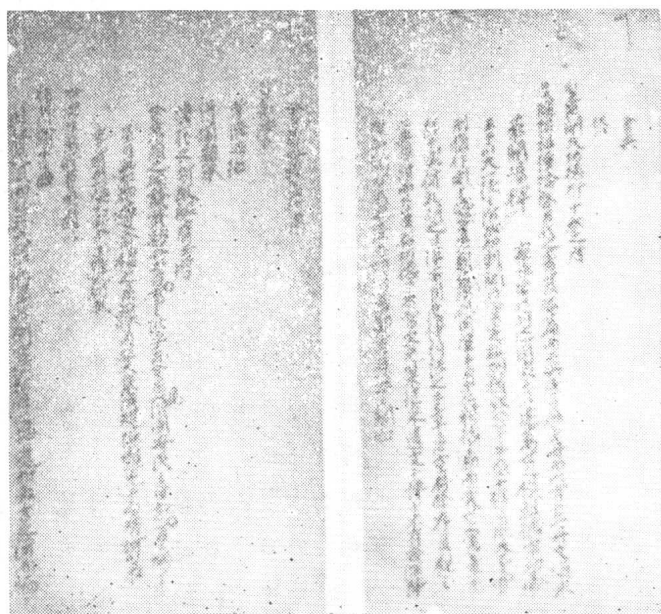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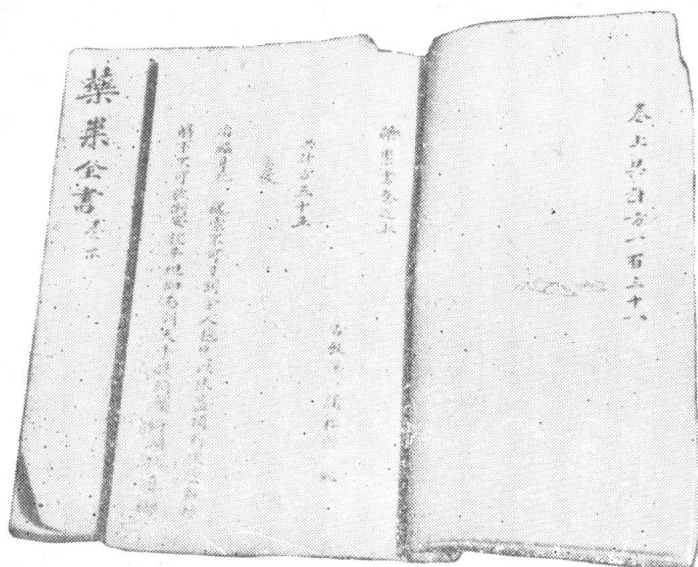
印数1—11,500

书号 10206·132 定价 1.55 元



蒲松齡画像

药崇全书



蒲松龄墨迹：拟《大清会典》告成表

前 言

《蒲松龄集》自一九六二年初版，于一九六三年修订重版到现在时历二十余年了。二十余年的实践证明，路大荒先生所编辑的《蒲松龄集》，以它资料的丰富性，赢得蒲学研究者的信赖。但是，随着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又有一些新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近年，蒲氏遗著不断的被发现：诸如，东北沈阳发现的《聊斋杂记》二册；济南发现的《聊斋呈稿》一册；蒲松龄故乡发现的《药祟书》、《琴瑟乐》、《拟表》、《聊斋制艺》，这些都是不见诸《蒲松龄集》的。所以，及时将这些佚文结集出版，以提供阅读研究之用，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回顾自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耿士伟对蒲氏遗著的最初结集，与后来的扶轮社、国学维持社所刊行的集子，及一九三五年路大荒先生编辑《聊斋全集》，到现在已近一个世纪了。这一个世纪的事例说明：对蒲氏遗著不断的整理出版，与蒲学研究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

根据当前蒲学研究迅速的发展，将散见于各地的蒲氏佚文，整理出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将所辑录到的佚文，略加詮次，编辑了这个册子，借以提供大家阅读、欣赏与研究之用。

辑佚的原则：凡一九六三年六月重版之《蒲松龄集》中，

未收录的蒲氏文稿皆在辑录范围之列。共计辑录：序一篇、论文两篇、书启八篇、呈稿八篇、碑文二篇、祭文八篇、挽联十四篇、公引父丧一篇、醺棚吊挂一幅、拟表十四篇、俚曲一种、诗八首、赋一篇、《农桑经》四条、《聊斋杂记》二册、《药崇书》二册、《聊斋制艺》一册、附录跋二篇，共约十五万字左右。

凡所辑录之文，大都在文后加注，注明佚文的出处、来源、事件、人物；而对佚文中词语，一般不加注释。由于所辑录的佚文来路广泛，在辑录前曾对各文进行过一番校勘，去伪存真，冀得原貌。辑文中所出现的缺字、讹误、错字，或存疑之处，皆在其字（文）后括号中注明。

辑注者的见识、水平有限，辑注中可能存在不足，甚至错误，祈读者与专家斧正。

目 录

一、序、论	(1)
代葛千总募修关帝庙序	(1)
官箴	(2)
警士录	(3)
二、书、启	(5)
与诸侄书	(5)
正月七日上总督麻(代孙蕙)	(6)
十七日上慕藩司(代孙蕙)	(6)
同日示(代孙蕙)	(8)
四月二十六日上藩司(代孙蕙)	(8)
同日答管粮厅(代孙蕙)	(9)
同日答淮安陈(代孙蕙)	(10)
同日答瓜州书(代孙蕙)	(10)
三、呈 稿	(12)
又投俞县公呈	(12)
恳减米价呈	(13)
投粮衙缓征呈	(14)
访明米价呈具布政司	(15)
求革蠹漕康利贞,呈投吴县公	(15)
辨银七钱三呈乞孔老师	(16)
求减火耗呈	(17)

为漕费日烦呈	(17)
附录：孙均野附言	(18)
四、碑文	(20)
重修三圣祠记	(20)
青云寺重修二殿记	(20)
五、祭 文	(22)
公祭赵晋石夫人	(22)
公祭西河王粹中先生	(23)
为十二祭岳母侯夫人	(24)
代沈静老祭翟夫人文	(25)
族祭毕芳老	(26)
代韩丽宇祭载绩先生	(27)
为王学师祭新城何太翁鲁斋	(28)
祭孙蕴玉	(29)
六、挽 联	(30)
挽李野臣	(30)
挽丘白石	(30)
挽韩丽老（丽宇）	(30)
又代毕韦仲挽韩丽老	(31)
挽西河庄王粹中先生	(31)
挽毕仲友太翁	(31)
挽沈文澜	(32)
挽毕太公孟议	(32)
挽李柱明	(33)
挽高受老	(33)
公引父丧	(33)
挽王印老	(34)
醺棚吊挂	(34)

挽信老	(35)
挽西河王	(35)
挽联	(35)
七、拟 表	(38)
拟上赐廷臣《古文渊鉴》(康熙四十四年)	(38)
拟上赐廷臣《古文渊鉴》群臣谢表(康熙四十四年)	(39)
拟上赐廷臣《通鉴》群臣谢表	(40)
拟《大清会典》告成表	(43)
拟上南巡,经过地方,亲试善书者,选备内庭 供奉(康熙四十四年)	(44)
圣庙	(45)
拟上择日亲诣谷坛以示重农至意群臣谢表	(47)
删乐章古表	(47)
折衷周易	(49)
拟上云南荡平允礼臣请加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 礼成,群臣贺表(康熙二十一年)	(50)
赓和	(51)
御经筵讲咸卦	(52)
万寿赋表(其二)	(54)
万寿赋表(其三)	(55)
八、俚 曲	(57)
闺艳琴声(又名《琴瑟乐》)	(57)
九、诗、赋	(68)
壮士行	(68)
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	(68)
寄刘孔集	(69)
古意	(69)
奉酬如水留别之作	(70)

自题肖像	(70)
联对	(71)
中秋爱静赋	(71)
十、《农桑经》佚文四条	(73)
压接法	(73)
搭接法	(73)
收牛粪法	(73)
粪煞日	(73)
十一、农桑经残稿(《聊斋杂记》上册)	(75)
正月	(75)
二月	(77)
三月	(83)
四月	(88)
五月	(90)
六月	(93)
七月	(94)
八月	(94)
九月	(95)
十月	(96)
十一月	(96)
十二月	(97)
耕田	(97)
救荒	(98)
畜养	(100)
养鱼	(103)
养蜡	(105)
诸花谱	(107)
十二、农桑经残稿(《聊斋杂记》下册)	(126)

书斋雅制	(126)
字画	(136)
装潢	(140)
珍玩	(143)
石谱	(151)
十三、《药祟书》（上）	(159)
急救（共计方五十五）	(162)
内科（共计方七十六）	(168)
十四、《药祟书》（下）	(176)
外科（共计方八十六）	(176)
妇科（共计方二十）	(186)
幼科（共计方二十）	(188)
十五、《聊斋制艺》	(191)
早起	(191)
一勺之多	(192)
子贡曰譬之宫墙 百官之富	(193)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一节	(194)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195)
致知在格物	(197)
心诚求之	(198)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 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	(199)
吾党之小子	200
女得人焉尔乎	(201)
三人行	(202)
子与人歌而善	(203)
里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205)
春服既成	(206)
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207)

君子固穷	(208)
岁不我与	(209)
闻弦歌之声	(211)
不得其门而入	(212)
道之不行也 不肖者不及也	(213)
乃所愿学孔子也	(214)
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215)
今有无名之指	(216)
附 录	(218)
孙济奎跋	(219)
耿士伟跋	(220)
后 记	(221)

一、序、论

代葛千总募修关帝庙序^①

闻仙人言：神之中壮缪，佛之中观自在，仙之中纯阳，其愿力洪大，欲普济大千。故其神气常游人间，与世最迩。匹夫妇之颠连，辄覩其颜，得其拔拯。无他，以其无日不在寰中，故忠孝可相格，精诚能相通也。至我关帝，位尤尊，灵尤著，正气满宇宙，普视一切，往往于云气之杳冥，示现神威。故愚无知者，冤愤填胸，必且宣圣号，必且持片牒，赴塑庙堂。夫天神地祇充盈世界，何以独哀我夫子？总以公喜雪不平，拔诸苦恼，故疾痛则呼之。神在与？否与？未可知。顾瞻其上，矚其左右，而眸炯炯，而髯修修，而巨刃铦铦，则神固洋洋焉矣。四海之广，无村不龛，无城不祠宇，无一衢一巷不香火。苟非至圣大神，泽及后世，何以得此？淄城北弄（“北弄”一本作“隅”），有庙祠公。与防弁之汛帐，裁隔（“裁隔”一本作“相隔”）堵耳。杰承乏挂帐于斯，庇公宇下，受公启佑者久矣。然虽固比邻，亦未知何年创始。而经由其下，则金碧黯焉，瓦断椽剝，雨漏渐薄圣体。樵牧过，且为太息，而况刀马之遗泽，所灯传而支续者，日寝食其侧哉！故隐以自责，而未敢遽言者，以一介之秩，升斗之俸，何遂效负山蚩哉！不意巷中有孙明经，积诚已久，适言之而志相符，因推余为倡。余

忻然曰：“仆蓄有微忱，难在独任耳！既有同心，宁辞开端为首倡耶？仆何德敢倡盛举？惟上借大帝之英灵，投诸善信之隐志云尔。”

【注】

①该文辑录自馆藏《聊斋文集》卷二。葛千总，名杰，康熙四十六年任淄川县。淄川关帝庙，旧在淄川西关，后移于城里北街。文中所言之孙明经者，即世代族居淄川城北之孙咸吉。关帝庙修成后，蒲松龄有代孙咸吉撰之《关帝庙碑记》。

官 箴

讼狱乃居官之要务，培阴鹭，灭天理，皆在于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污暴，固乖天和；淹滞因循，亦伤民命。一人兴讼，则数农违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岂故之细哉！余尝谓为官者，不滥受词讼，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羁候；若无疑难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邻里愚民，山村豪气，偶因鹅鸭之争，致起雀角之忿，此不过借官宰之一言，以为平定而已，无用全人，只须两造。笞杖立加，葛藤悉断，所谓神明之宰非耶？每见今之听讼者矣：一票即出，若故忘之。摄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见官之票；承刑者润笔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蒙蔽因循，动经岁月，不及登长吏之庭，而皮骨已将尽矣。而俨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无事。宁知水火狱中，有无数冤魂，伸颈延息，以望拔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顽，固无足惜；而在良民之株累，亦复何堪！况且无辜之干连，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于奸民。何以故？奸民难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隶之所殴骂，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身入公门，如蹈汤火。早结一日之案，则早

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顾奄奄堂上若死人，似恐溪壑之不遽饱，而故假之以岁时也者！虽非酷暴，而其实厥罪维均矣。尝见一词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过三数人，其餘皆无辜之赤子，妄被罗织者也。或平昔以睚眦开嫌，或当前以怀璧致罪。故兴讼者，以其全力谋正案，而以其餘毒复小仇。带一名于纸尾，遂成附骨之疽；受万罪于公门，竟属切肤之痛。人跪亦跪，状若乌集；人出亦出，还同猱系。而究之官问不及，吏诰不至，其实一无所用，只足以破产倾家，饱蠹役之贪囊；鬻子典妻，泄小人之私愤而已。深愿为官者，每投到时，略一审讯，当逐逐之；不当逐，芟之。不过一濡毫、一动手腕之间耳，便保存多少身家，培养多少元气。从政者曾不一念及此，又何必拊扬刀锯能杀人哉！

【注】

本文辑录自馆藏《聊斋文集》旧抄本卷五，其它抄本亦名《松狱》。该文又见于《聊斋志异·冤狱》篇

警士录^①

叹少年之不努力，恨子弟之不参想。惟偷闲而醉声色，寻乐地而日徜徉。责我者仇仇，如意兮扬扬。考期忽至，耳目徬徨。聚六经而敛四书，左讲言而右文章。方诵读之未徧，已投卷而临场。炮一响而门闭，题未下而心慌。属亲友恐其吝教，口叮咛望其相帮。遇题旨之不明，即眉皱而脸黄。众鼓腹而谈笑，独恐惧而筛糠。方按题以构思，忽日转于夕阳。上下文句句恍惚，旧读本篇篇遗忘。求邻号兮莫我顾，想知交兮不在

旁。墨暗淡而笔违谬，句生涩而字乖张。尚一篇之未完，已缴卷而净场。苟且了事，领签慌忙。功名得失，至此冰凉。呜呼！与其悔之场屋，何如奋之书堂。

【注】

① <警士录> 辑录自馆藏<聊斋文集>卷五。